



痛中有喜，濃出悲外

讀《曲水回眸——小思訪談錄(上)》〈日戰陰霾〉有感

■ 子龍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中文科老師

面對傷害和陰霾，有人選擇忘記，讓時間沖淡昨日之痛；有人則持着卧薪嘗膽的態度，指望一天能一雪前恥。

在《曲水回眸——小思訪談錄(上)》新書座談會中，講者說：「〈日戰陰霾〉相信是跟我們現時香港生活分別最大的一章。」年輕一輩，未經歷過戰爭，要在「太平盛世」裏學習未曾曉得的戰事，似乎沒甚麼意義。

但事實真的如此嗎？住在港島區，或熟悉灣仔街道的人，聽見小思分享當年「大炸灣仔」的歷史，你或會倍感震撼：原來這地方曾經歷過如此重大的災劫，今日重踏此地，該會多一分凝重。而作為八十後的我，雖未經歷過戰爭，但總有自己要面對的「陰霾」。讀此篇時，我特別關心：一個曾經歷過如此大苦痛的人，是怎樣面對這陰霾的？今日的她，曲水回眸，有甚麼寶貴的經驗和心得跟我們分享？在講座中，我記得小思說道：「三年零八個月，我經過死亡、血腥的洗禮；但是熟識我的人會知道，我現在是讀得最多日本文化書、歷史書的人。」面對陰霾，老師所展現的，顯然是另一種姿

態。究竟她是以怎樣的態度看待苦痛的過去、沉重的歷史？這是值得今日的我們學習的課題。

痛定思痛，甚至在痛苦中悟出樂來，是小思對人生、對歷史採取的態度，這從她怎樣面對她的恩師唐君毅先生的死，和怎樣看待日本中可看出來。每隔五年、十年，小思就會去看日本人拜祭靖國神社；到日遊學期間，她是全心全意留意日本的優點。這是「樂不思蜀」，把「國仇家恨」拋諸腦後嗎？非也，乃是「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」。據我理解，小思的「知己知彼」，是藉着認識「彼」，從而更知「己」。小思遊學那年，沒有讀甚麼學位，卻從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中，學到人家很多的研究方法。在知彼、知己的過程中，她有「脫皮換骨」之痛，卻從反躬、學習裏得着更大之樂。這不是說她已被日本文化洗腦。即如蛇脫皮後，蛇終究是蛇，其生命本源仍在；照樣，她生命的最根柢處的，仍是昔日恩師對她的教導。這讓我想到，日本之明治維新，何嘗不是全心全意地學習、欣賞人家的西方文化？雖說全盤西化，但他們骨子裏仍是日本人。明治維新

之成功，是他們痛定思痛、反躬學習的果子。

中國某程度上也是一個懂得痛定思痛的民族，不然就不會有今日經濟、軍事、航天科技各方面的成就。可是這份「痛定思痛」，往往是苦澀和火藥味有餘，喜味不足。在訪談中，小思分享自己在寫作《日影行》的時期，亦有着「雖信美而非吾土」的矛盾和衝擊；但可喜的是，經過長時間痛苦經驗的轉化，苦味淡化了。這不是說她忘記了，準確一點來說，這是淡而不忘。矛盾放下了，在日本身上，她得着了更多「從心靈到學問」的啟迪。

「許多人以為痛苦一定是不快樂的，其實我常常將某種痛苦演化成爲刺激人痛定思痛的動力。」小思怎樣懷抱陰霾，使之成爲前進的動力，給予我挺大的啟發。今日，當我們面對一則又一則教人心寒、戰慄的新聞，即時的悲歎、怨憤，是難免的。但如何痛定思痛，悲定思悲，將所面對的「陰霾」演化成爲正面的動力，「孕育出快樂」來，則是我們要學習的功課。

